

四季

## 满城荷花次第红

□靳义堂(宁夏银川)

如果要我评选银川的市花,我首先推荐荷花。周敦颐 and 朱自清那些赞美荷花的名言我就不在这里背书了,我只说说我对荷花的喜爱和期盼。

荷花是水生植物,大多生长于江南水乡,而在被沙漠、戈壁和贺兰山三面包围的银川却大面积地生长和繁衍,铺展开一幅幅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绝美图画,这就充分证实了“塞上江南”这个称号的实至名归。这是我们每一个银川人的自豪和骄傲。

每到黄昏和周末,人们在清澈的水边漫步,看着水底雪白的云堆,观赏着碧绿的荷叶和艳丽的荷花,清风送来淡淡的幽香,盛夏的暑热和烦躁、生活的艰辛和烦恼便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。

每日傍晚去典农河畔散步,自从河面上的冰完全融化、露出清澈而平静的水面,我就等待着荷叶在水面上浮现,等待着她的圆叶由小到大,等待着她的花蕾由紫变红,等待着她的花朵由含羞到开放,等待着她的莲蓬傲然挺立,向大自然展示她的成果与自豪。我与这一片荷花相识相知已整整十年,起初,只有靠近东岸有一片荷花。碧绿的荷叶又大又厚,高出水面一米多,开花时节,一朵朵娇艳欲滴。这次第,怎一个“美”字了得!“赏心悦目”一词完全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。

我发现这荷花每年都在向河心和对岸铺展,到了去年,她已经跨越河心、离对岸只有不远的距离了。我希望它今年能够实现目标,到达成功的彼岸。当铜钱大小的荷叶

在水面上次第出现的时候,我看到在对岸的水面上已经有圆圆的荷叶浮出,不久,随着荷叶的不断新增和长大,整个水面被荷叶铺得满满的,就像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,似乎踩着它们就能轻松地走到对岸去。

于是,我开始每天盼望着荷花的出现。沿河边散步的时候,我总要把铺满绿色荷叶的水面扫视几遍,想看到第一朵荷花将从哪里冒出。如此多日,一朵未见,有点失望,便想看看别处的荷花有没有开。这天,我改变路线,向南往华雁湖边走去。华雁湖南北两岸靠近岸边之处都有茂盛的荷叶。北岸的芦苇在岸边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,拨开芦苇,就见湖水中的荷叶丛中,一个个拳头大的花蕾和一朵朵老碗大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,分外娇艳。向对岸望去,却只有荷叶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那天去朋友家喝茶,路过宝湖公园,远远望去,穿过满月般的拱桥桥洞,能看到几朵荷花在荷叶的簇拥下,展示着绰约的风姿。我又驱车去探望观澜桥的荷花,探望七子连湖的荷花,皆可谓万绿丛中点点红,给人以方兴未艾的希望和期盼。我把最大的希望留给鸣翠湖吧,那里有令人惊叹的荷花的海洋。

典农河的荷花终于开了。虽然为数不多,但也令人期盼。夕阳西下,荷花在余晖的映照下,显得如梦如幻。此时的银川,因为这满城的荷花,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温婉与灵动。而我,也在这荷花的世界里,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与喜悦。



斑斓的光影。沙粒摄

微生活

## 守望者

□曹吉芳(宁夏平罗)

煮好了米饭,正准备炒菜。忽然间头冒虚汗,手脚发软,心似筛子抖个不停。一瞬间整个人,没有一丝力气。根据经验,干活出了汗,又被穿堂风吹了。

幸运的是,儿子正好回来了。我对儿子说:妈妈浑身无力,想躺下歇一歇,店里和炒菜就交给你了。儿子关切地问:妈,怎么了?我说:感冒了,乏,就想睡觉。夹着半句尾音,我像一块泥似的瘫在床上,双眼紧闭,沉睡过去。

迷迷糊糊中,听见儿子跑到前面招呼完顾客,又跑到后面去炒菜,我就放心地睡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儿子喊我起来吃饭。我伸展四肢,发现症状缓解了许多。由于乏力,我依然没动。儿子看我没动静,急了,跑过来,摇着我的胳膊,满眼焦虑:妈,你咋了?没事吧?看着儿子着急的样子,我暗自高兴:看这着急的样子,还是很关心他母亲的。我对儿子说:放心吧,看不到你娶妻生子,妈还不甘心走呢。儿子撇着嘴,带着哭腔埋怨:有力气唠叨了,你可别吓唬我。

吃着儿子炒的菜。到底是新手,厨艺和他母亲比,差远了。我想着没说出来,怕伤了儿子。其实能吃饱肚子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吃了饭,慢慢有了力气。

早晨,针对假期的学习和锻炼,我给儿子提出了建议。当妈的总是掏心掏肺的,恨不得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搬出来给孩子。可孩子根本不领情。情急之中,我说了几句气话。儿子听了,直接来了一句:你是不是嫌弃我了?

现在想来,感谢顾客的到来打断了这个话题。不然,母子俩话赶话,不知道还要说出什么令双方不愉快的话。想到这,我觉得不能让儿子落下心结,觉得被自己的妈嫌弃。我立马告诉儿子:当妈的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的,别人家的孩子再好,那是别人家的,他不会叫我妈。妈妈整天唠叨你,不是和你过不去,更不是看你看不顺眼。我们活久了,经历得多了,也见得多了,想把自己的经验教训都告诉你,让你引以为戒,少走弯路,以免后悔。

说着说着,我的眼泪竟然流下来,我不敢看儿子的眼睛。反省了一下:对儿子,我可能过于苛刻了。到如今我也没给父母争过气,可父母从来没有嫌弃我,更没有放弃我。当初,他们用耐心守望着我,坚信总有一天我会懂事的。

他们的守望遥遥无期,从我毕业到成家生子,父母的关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。对儿子,我的确有些急躁。

每个父母,都是守望者。一路小心地呵护着,看着孩子步入自己的轨迹,工作结婚生子,看着自己的影子在儿女身上再现。父母会欣慰地发现:一转眼,儿女唠叨着自己曾经说过他们的话,又在教育着他们自己的孩子。

知味

## 妈妈的冬瓜茶

□黎月香(江西九江)

夏日的午后,蝉声嘶鸣,阳光把老藤椅的竹条晒得发烫。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淌,舌尖渴望着一点清凉。这时候,最想念的便是妈妈熬的那一锅冬瓜茶。

妈妈做冬瓜茶,从来不肯用现成的糖浆。她总说:“自己熬的冬瓜茶才够味。”大清早,她就从菜市场抱回一只青皮冬瓜,外皮还沾着露水。菜刀在砧板上“咚咚”地响,冬瓜被切成均匀的小块,堆在搪瓷盆里,像一座小小的雪山。

熬茶的锅是用了十几年的老铝锅,锅底有些发黑,但妈妈从不肯换。她说这锅“熬出来的茶才香”。红糖也是老式的块糖,硬邦邦的,得用刀背敲碎。妈妈把冬瓜和红糖一层层铺进锅里,红糖渐渐被冬瓜的水分浸湿,慢慢融化,黏稠的糖浆裹着冬瓜,在炉火上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。

妈妈守在炉子旁,手里握着一把木勺,时不时搅动几下。厨房里闷热,她的额头上沁出汗珠,后背的衣裳也洇湿了一片。我劝她开风扇,她却摇头:“火候要够。”红糖的焦香混着冬瓜的清气,在屋子里弥漫开来,连邻居家的孩子都趴在窗口问:“阿姨,今天又熬冬瓜茶啦?”

熬好的茶汁浓稠乌亮,妈妈用纱布滤去渣,剩下的茶浆倒在玻璃罐里,凉透了会凝成琥珀色的膏。她总把第一勺茶膏舀进我的碗里,自己却抿着带糖的勺尖说“太甜了”。想喝的时候,冲上凉开水,再加两颗冰块,冰凉的茶汤滑入喉咙,冬瓜的清香在齿间绽开,连呼吸都带着丝丝凉意。

妈妈不仅给我们喝,还常装一瓶给隔壁的阿婆。阿婆缺了门牙的笑容里漏着风:“你妈熬的茶,比药还管用。”

这些年,老铝锅底的焦痕又深了几分。妈妈棉布衫下的肩背弯成一张老弓,但熬茶时青筋微凸的手依然稳当。我接过木勺,她的手覆在我手上调整火候:“红糖要熬到微微发苦才回甘……”

前些天,女儿放学回来,小脸晒得通红。我翻出妈妈的方子,笨拙地切冬瓜、熬糖浆。女儿趴在厨房门口,好奇地问:“妈妈,这是什么呀?”

“这是外婆的冬瓜茶。”我笑着说。

她喝了一口,皱皱眉说:“和买的不太一样。”

我摸摸她的头:“当然不一样,这里头有外婆的味道。”